

独 有 千 秋

是政治改革家，倔强的拗相公不愿低头；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临川先生的文学功底自不待言；是浑身有“料”的介甫兄，倍受段子手们青睐……一千年后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王安石呢？

当安石去世的消息传到开封之后，新上台做宰相的司马光正因病家居。他写信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：

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，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，致忠直疏远，谗佞辐辏，败坏百度，以至于此。方今矫其失，革其弊，不幸介甫谢世，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。光意以谓，朝廷宜优加厚礼，以振起浮薄之风。

时为中书舍人的苏轼，替小皇帝赵煦所撰《王安石赠太傅》的《制词》也说：

……将有非常之大事，必生希世之异人。使其名高一时，学贯千载；智足以达其道，辩足以行其言；瑰玮之文，足以藻饰万物；卓绝之行，足以风动四方。用能于期岁之间，靡然变天下之俗。

具官王安石，少学孔、孟，晚师瞿、聃。罔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；糠秕百家之陈迹，作新斯人。属熙宁之有为，冠群贤而首用。信任之笃，古今所无。方需功业之成，遽起山林之兴。浮云何有，脱屣如遗。屡争席于渔樵，不乱群于麋鹿。进退之美，雍容可观。

曾与安石剑拔弩张的苏轼，

对安石在立德、立功、立言这三不朽方面的业绩是肯定的。变法时期，介甫与子瞻是势不两立的政敌。元丰末，一个作为退职宰相，历经宦海风云，闲居金陵；一个从九死一生的乌台诗案脱险，尝尽了黄州之贬种种人生况味；两人重聚，发现彼此都是直臣贤士、人间杰才，相逢一笑泯恩仇（乌台诗案中，介甫为子瞻上书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）。

政见确实不同，负责态度一



《王安石文集》刘成国点校。

致。说来说去，也都是为了陛下，为了大宋。若最高意志的沿袭注定国朝梦断沧海的宿命，时局岂是一两个孤臣孽子能左右的？

在《王安石：立于浊流之人》一书里，日本知名学者三浦国雄创造性地列了“贤者多谤——天上的研讨会”章节。

这一章里，作者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虚拟研讨会，将安石身后一些对其作出评价的历代学者汇集在一起（包括南宋人陆九渊、朱熹，明人杨慎、胡应麟，清人颜元、王夫之、李紱、蔡上翔、陆心源、钱大昕，近人梁启超等，几乎涵盖了后世所有重要的安石评论者），借这些学者之口，从不同角度对安石的功过进行评价并互相辩驳。而作者则化身主持人，一方面引导诸位学者进行积极讨论，同时也表达自己的观点。

犹记陆九渊评：

公畴昔之学问，熙宁之事业，举不遁乎使还之书。而排公者，或谓容悦，或谓迎合，或谓变其所守，或谓乖其所学，是尚得为知公者乎？英迈特往，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，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，洁白之操，寒于冰霜，公之质也。扫俗学之凡陋，振弊法之因循，道术必为孔孟，勋绩必为伊周，公之志也。不期人之知，而声光烨奕，一时钜公名贤，为之左次，公之得此，岂偶然哉。

杨慎评：

“神宗之昏惑，合赧亥桓灵为一入者也。安石之奸邪，合莽操懿温为一入者也。”此言最公最明矣。求之前古奸臣，未有其比。

梁启超评：

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，惟公庶足以当之矣。悠悠千年，间生伟人，此国史之光，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，铸金以祀也。距公之后，垂千年矣，此千年中，国民之视公何如，吾每读宋史，未尝不废书而恸也。以不世出之杰，而蒙天下之诟，易世而未之湔者，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，而在吾国则荆公。

……

是耶非耶，各言各论。最后，请允许我们用邓广铭辞世前曾经吟诵的一段话，来回顾特立独行的安石的故事，回顾那些人格魅力尤显突出的大宋历史群像吧：“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；孰谓公死，凛凛犹生。”

日本知名学者三浦国雄的《王安石：立于浊流之人》，写法颇有特色，引导读者领略了王安石丰富多彩的诸般面相与立体人生。

